從叔本華哲學過渡到中華民族精神 下

——「意志和表象的世界」譯後

林建國

那麼從這裏來看，也就是，拋開了獨立個體原則，拋開了充足理由原理，拋開了生與死的形式，我們看，啊，整個我們民族的歷史，實實在在原來就是一部從意志的抗衡當中表現了個人不屈不撓剛直的意志的編錄，是這樣一種意志消長的繫年。我們有太多的例子，太多的形容，從形式上最特殊的，到最普遍的，叫它做浩然、剛直、堅毅、守正不阿、不屈不撓、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和所謂「正氣」，但所有這等形容，只是那同樣一種意志不同名詞的表示，它的本質沒有差別！

沒有錯，在意志具體化之中它有程度強弱的區分，就像是，翻開史乘，我們看三國志魏志管寧傳，說漢朝末年天下大亂管寧避地遼東，魏文帝徵爲太中大夫，明帝徵爲光祿勳，皆辭不受，居遼東三十餘年，草帽布裙，安貧樂道；這，是個人對他意志的誘惑的拒絕，是程度上較爲微弱的不屈不撓，但同樣在春秋襄公二十五年（齊莊公六年），齊崔杼弒其君莊公，太史書曰：「崔杼弒其君。」杼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捨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這是對他意志的壓迫的拒絕、抵抗，程度上就強

烈很多。但無論看起來好像是微弱或許是強烈，其爲不屈不撓的意志則一。

在獨立個體原則當中有空間上小大的區別，有我的你的販夫走卒的士大夫的和民族的意志之分，但拋開獨立個體原則，意志無所謂小大，所以我個人不屈不撓的意志，和整個民族不屈不撓的意志，應該是相同的，所以，「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不過，無可否認地，從整個民族的立場，我倒是更能體會個人不屈不撓意志的偉大，例如晉朝的祖逖，渡江北伐，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此江。」又譬如光輝史册義烈千秋說出了「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壯志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的岳武穆——在這裏，整個民族對另外一個民族侵陵的意志的抵抗，是怎樣地從個人身上烘托了出來，這個對比多麼偉大!!同樣在新唐書忠義傳，講到安祿山造反的時候，張巡與許遠守睢陽，城陷被執，賊帥謂巡：「聞公督戰大呼，輒皆眥裂血面，嚼齒皆碎，何至是！」答曰：「吾欲吞逆賊，顧力屈耳。」賊帥怒，以刀抉其口，齒存者三四；顏杲卿守常山，城陷被執，杲卿瞋目罵不絕，爲賊鈎斷其舌，含糊而絕。在這裏，不屈不撓的意志，在個人身上表現出來，跟前面的例子一樣，確確實實都是發揮到了極峯。從這個頂點，最後我們一下子擴大來看，我們發現了，就好比個人一樣，整個民族如果能够堅忍不拔的不向他民族或其它惡的意志的威脅與迫害低頭，才眞眞正正稱得上是偉大的民族，民族的偉大是不許從時間或空間來想的，更不許從他們的「不怕死」（這點常常有人誤以爲就是偉大）來衡量的。像這種形式上的「偉大」有時而窮，時間久遠譬如埃及、空間廣大譬如蒙古、不怕死譬如日本，都只在於形式，但只有不被「他（民族的）意志」的橫暴所懾懦的民族，才眞正偉大在本質上！附帶在這裏我要說，從這個觀點來看，明朝和民國的建立，是具有了多麼偉大的意義，因元、清兩朝，在整個民族的歷史而言，是向整個異族的意志的卑躬降伏，是無上的羞辱！不過進一步我倒要說，民國的建立，除了擺除異族意志的壓抑之恥以外，還加上了君主意志的擺除，因君主的制度，無疑是個人意志無限的擴張，即使把君主解釋成代表了國家、民族，也是相當勉强說不過去的，所以民國的建立，具有的偉大意義是雙重的。曾經有人很不明事理的要拿黃帝做爲紀元的

開始以取代民國，這是我堅決反對覺得再荒謬不過的，我的理由在這裏。

但甚至在一般的歷史當中最重要的時間的分別對於剛直的意志也是沒有意義的。由於時間的分割，於是有了張良的博浪椎（秦）、霍剽姚的「匈奴未滅何以家爲」（漢）、張睢陽之齒顏常山之舌（唐）、岳武穆的抗金（宋）、史忠烈的揚州殉節（明）和黃花岡七十二烈士、霧社抗日事件及太原五百完人（民國），然而所有這些，本質上都是同一的，因不屈不撓的意志在時間以外，要驚奇說爲什麼小大的形式、短長的時間對意志沒有意義，驚奇說爲什麼「楚雖三戶，亡秦必楚」，這大可不必。兩千年以前揮動了博浪椎的那隻强壯手臂今天已不復存在，沒有一個有領悟力的人會把它裏頭那有力運作的力量視爲完全歸諸烏有。相反的，他會體認出來，那舉起了博浪椎的力，是跟拉開了李將軍之弓的力，舉起了擊賊笏的力，原來是同樣一種性質的東西；落在因果關係之中的物理條件可以朽壞——意志才是唯一不可敗壞的！幾百年幾千年過去了，無數的烈士死去，而不屈不撓的民族氣節不改，這正因爲意志不能改變意志超越因果關係，顧炎武因爲體會了這一點他堅決地相信着當滄海橫流風雨如晦之日，必有鷄鳴不已。

我們發現了，存在的形式，也就是現象，是矛盾的、衝突的，各自爲政的，但說到不屈不撓的意志則是統一的！若只注重形式，我們找不到適當的標準，勉强拿成敗論英雄或其它不當的準則衡量將容易因形式的衝突而陷於許多許多的困惑和謬誤。比如說，近代就有人很愚昧的懷疑岳武穆功高有沒有震主，而完全體會不到那把整個民族的精神包涵在個人裏頭的中興意志！這種言論在古代沒有過而居然出之乎近代人之口，實在沒有別的道理可講，只能說是一種心靈能力的退化。在這方面所幸還有多數我們歷史論人的標準，很高明的，不是拿形式來判斷，而是用不屈不撓的意志，因意志統一，意志是歷史的公論。這樣，中國歷史的最高點，是不敎胡馬渡陰山的漢家兒郎，是誓言恢復以中興爲己任的志士，是宋明遺民，最低點，乃明史之貳臣，但等而下之是漢奸；在我個人來說，我沒有看過比拋棄了自己民族不屈不撓的中正之氣反來卑躬於侵略意志旺盛的外國人尤其是日本人那樣還來得卑下的東西。另外，附帶講到史書，以意志做爲衡量的中準，最偉大的一本要算司馬遷

的史記，因爲在那裏邊，史遷把意志的威脅、利誘、橫暴、衝突、對立，描寫得那樣生動而咄咄逼人，但更高明的，是他從這當中，拔擢出了一個意志的忍耐和意志的不屈不撓！在這方面太史公的表現實爲所有後來史家所望塵莫及，所有平凡而普通的歷史家，小心翼翼規規矩矩地使自己受時間的限制受空間的拘束和追隨充足理由原理其它的形式，以歷史爲時空的尾閭、附庸，但太史公以高明的認識超越了各種形式講述意志！爲什麼這樣？這正因爲太史公本身的人格也就是這種意志具體化的表現啊，這正因爲將心才能比心，這正如所有發揚了我們民族不屈不撓意志而去死的人那樣，在最後總是發現了，形式何等無常，但意志不可毀滅（所以，一方面秋瑾說出了『秋風秋雨愁煞人』，另一方面，所有慷慨就義的烈士呼出了『中華民國萬歲』）；在這裏我特別推薦史記當中的兩篇：項羽本紀，廉頗藺相如列傳。

末了，這裏我甚至還要大膽地結論說，世界所以存在，正因爲世界本身也正是這種不屈不撓的意志形成的；所以從最基礎的來看，石頭的剛執，一方面是抗拒着地球引力，一方面藉用內部的團結維持它自己，推衍下去，地球，一方面抗斥其它星球的引力，一方面以內部的團結維持其自己的存在，其它行星又有其自己的抗斥與團結而成其爲行星運轉，所有以息相繫的生物，若沒有抗斥，不能逃於物競，若沒有團結，不能逃於天擇，我們必須從無生的世界學習到來體認爲什麼宇宙的形成如此如此，它一貫的道理何在，正如同無生物需要向我們學習到意志是世界的「事物本身」！整個宇宙的形成，正由於這種不屈不撓，所有最基礎沒有「認識」的無生界，因爲不屈不撓，而能與天地並壽，此正如同我們民族振奮不屈不撓的意志，而又同時須以內部的團結而能維持自己的存在，只要是怎樣，便如同日月之運行於天，而能永垂其無疆之庥，永垂其無疆之庥，永垂其無疆之庥！

但以上我所嘮嘮叨叨不厭其煩說了這麼許多的，實實在在原來老早就被文天祥親身體驗到並且那麼簡潔、坦誠、眞摯而令人感動地在他的「正氣歌」當中充份把它發揮出來了！信國公講的眞是毫無遺剩，而且簡明，要比我笨拙的口舌所能形容的更能發人深省多多，只不過，他的表達是屬於倫理的，必須經過形上的解釋而已

，此外我所唯一要補充的，是所有信國公讚美的這些歷史人物的行爲，只有拿不屈不撓的意志才能解釋得通，再沒有別的——他是這麼的說的：

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爲河嶽，上則爲日星，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
皇路當清夷，含和吐明庭，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
在秦張良椎，在漢蘇武節；爲嚴將軍頭，爲嵇侍中血，爲張睢陽齒，爲顏常山舌；
或爲遼東帽，清操厲冰雪；或爲出師表，鬼神泣壯烈；或爲渡江楫，慷慨吞胡羯；
或爲擊賊笏，逆豎頭破裂。是氣所磅礴，凜烈萬古存；當其貫日月，生死安足論？

——正氣歌（前半篇）

末尾這兩句話，應該這樣地解釋：當我們振作那不屈不撓的意志（正氣）之時，它變成和那形成了諸天日月星辰的意志共通了，貫通了，我們是再明確不過地，肯定了自己的意志，那生與死的形式，又有什麼重要呢？又怎麼能影響它呢!?正氣歌無疑是我們民族曾經擁有過最偉大的文獻之一，因整個民族的靈魂，都已包涵在內！

楓城叢書之一・每册40元

卡夫卡的寓言與格言

張伯權譯

郵撥帳號：104063　廖文達戶

沒有所謂屈服或碎裂這回事，只有「克服」——從克服自己開始。這是不可避免的。放棄這條路無異是粉碎了自己。人必須耐心地承受一切，讓它在自己的體內滋長。「我」受着恐懼不盡的折磨，只有以愛，才能破除這層恐懼。人雖然從周遭枯葉的一片抖瑟聲中，早已見識了新抽的綠芽，但他一定還要以耐心鎮定自己，慢慢等待。忍耐是唯一眞正可以使人的夢想變爲事實的根本。

卡夫卡